

談香港中學生新詩創作

關夢南

資深文學刊物編輯

中學生一直是香港詩壇的活躍分子、接棒人，最低限度在「量」方面如此。站在外面的人或者不易察覺，一旦進入校園與他們接觸，就不免感受到那一種年輕詩人特有的氣質——浪漫與抒情。

我所謂「與他們接觸」，是透過以下三種途徑：

第一種是編學生報，每日讀投稿的詩篇，內心不免有一種激動。那是1993年至1998年期間我在星島日報《陽光校園》工作的日子。

第二種是主持「中學生文藝創作坊」，這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每年都舉辦的活動。最近幾年雖然易名為「青年文藝創作坊」，但參與者仍然以中學生為最多。

第三種是駐校作家的的工作，直接到校開班啟發他們對新詩的興趣。最近一年，也許因為教學的需要，上課的不僅是學生，還有老師，求學的氣氛好得很。

中學生詩作，如前所述，特點是「浪漫與抒情」，這一個「情」字，又以「愛」為最大宗：如林晚楓（英華中學）的〈緣起〉，就是一個比較含蓄的例子：

就在眾荷之間

我把我的一生

交付給你了

沒甚麼可以斟酌

可以來得及盤算

是的 沒有甚麼

可以由我們來安排啊

在千層萬層的蓮葉之前

當你一回眸

有很多事情就此決定了
 在那樣一個 充滿了
 花香的
 午後

「愛」是濃冽的追求，難得這一首詩保持距離，寫得那麼婉轉、古典。有人批評，中學生作品膚淺，但閱讀大量中學生作品後，我察覺「膚淺」只是一個起步，當掌握了創作的技巧並加以內化後，他們的跨步往往令人刮目相看，更何況「膚淺」的另一面是真摯與坦白，如劉芷韻（香港賽馬會體藝中學）的〈心的全部〉，就十分貼近生活，趣味與〈緣起〉大異其趣：

把一顆心掰開 分一半給你
 留一半給自己
 你說你不餓
 轉身丟了給狗吃

我剩下的半顆心
 沒有為你哭的餘地
 於是我捧著心哭

把半顆心掰開 分一半給你
 留一半給自己
 你說那太小
 轉身丟了又訕笑

我剩下的半顆心
 沒有為你痛哭的餘地
 於是我捧著心唱歌
 唱甚麼？

把四份一顆心掰開 分一半給你
 把八份一顆心掰開 分一半給你
 把三十二份一顆心掰開 分一半給你
 一半一半一半
 是我的心。

以上這兩首關於愛情的詩，都是我從已出版詩集拈出來的例子，最近中學生的「情詩」發展又如何？如果大家有興趣，不妨再讀兩首剛剛出爐的作品，他們是我最近任教寧波公學學生的功課。

其一：牧羊人 Creama yau

我是一隻小綿羊，
 你的繩索，
 帶我穿越山嶺。
 走那條路，看那片雲，
 聽你口中笛子，
 和那柔柔青草地。
 不要問
 不要慌
 不要哭
 你已牽住了

其二：好想 珊

好想擺脫種種的枷鎖
 好想不受命運玩弄
 好想願望能實現
 好想流星劃過
 好想趕得及
 好想說出
 好想你

每一次到學校教新詩創作，都會接觸到大量的情詩。有時我想，倘若編一本《中學生情詩集》，一定會吸引大批讀者（唔，就這樣決定）。又對於他們取材的傾斜度，我沒有阻止，也沒有鼓勵，只是希望他們能夠寫得具體點，不那麼陳腔濫調，尤其要避免時代流行歌詞的影響。

除了「情詩」外，最令中學生刻骨銘心的，恐怕就是考試了。談創作，有人說：「寫甚麼，寫熟悉的東西……」其實，太熟悉的東西，易寫，但難寫得好。文學作品之吸引處，往往源於一點陌生化。考試，就是一個經常書寫的題材，但十之八九有關的詩作，都不外自怨自艾，或對制度作循例的鞭撻，極少寫得疏離。但袁兆昌的〈繞仿水晶燈飾飛的昆

蟲)是一個例外。

我厭惡初秋飛進屋內的小昆蟲
繞廳上那仿水晶燈飾飛
五六七八隻都比蚊子還小
像頭蟲跳脫我的頭髮
自然地提起填寫「兩次西周封建
與努力擴張的關係」的四色原子筆
搔頭

我趕緊把總結完成
合上長簿
眯眼向牠們撥
沒有擊斃一隻

翌日早晨
牠們都六腳朝天
桌上、地上
有著各自的封地

這一首小詩裏的小昆蟲，既暗喻自己(考生)，又指考試制度，兩者結合得很好。翌日「六腳朝天」了，仍然霸著「封地」，讀後不禁莞爾。

僵化的教育制度，毋須擊斃，終於有一日，時候到了，自己會「六腳朝天」的，信乎？對於一些校園相關題材，我想也必須回返中學生的處境，並由他們執筆，才可以寫出那一種感覺。〈心的全部〉如此，這一首〈繞仿水晶燈飾飛的昆蟲〉也如此。

校園新詩，其實是一個獨特的創作空間，一塊處女地，有待開發，又因為他們的人數眾多，隔幾年一代，輪換的周期很快，甚麼時候會出現一些甚麼詩人、甚麼作品，有時亦很難說。最近「沙田培英中學」黃伊琪同學交來一首〈空店〉，就嚇了我一跳，這首詩在模仿的基礎上，加添了新的內容——透過一間店舖的冷落，側寫了香港經濟不景的悲涼處境，更難得的是呈現具體，手法新穎，翻出了新意。

空 店 黃伊琪

「叮叮……」風鈴的裝飾作響
客人來了

我環視店內

一列列精巧細緻的飾物

整齊地擺放著

「隨便看看，遇到喜歡的，替你拿下來」

聲音略帶沙啞

我看著她

完全忘記了進入店內的目的

我回神挑選飾物

從一塊小小的鏡子裏

又再次看到她

這時她已經收起笑容

看出店外

不知看到那裏

她的眼睛是空洞的

你不是擁有一間店舖嗎？

你比很多人幸福了

此時，你又低下頭

地板是灰白色的

不要看！愈看愈沒精神

她忘記有客人

她眨了眨眼

看著我，說著同一句說話

「隨便看看，遇到喜歡的，替你拿下來」

我點了點頭

我隨手挑了一條手鏈

付了款 推門離開

但忍不住再回過頭去

她看著我的款項

微笑著

「媽啊 生意不錯呀，你放心吧！」

我擱下電話

頹然坐在椅子上

這首詩的結尾，幻化的客人回復店主的身份，他，原來便是我，令人恍然大悟……

除了上述的舉例，當然還有更成熟的作品，比如李兆基中學的雨希，德雅中學的小襪子等等。他們的思考與文字，早已跳出了校園，進入純文學的層次了。

不過，也看到一種普遍的現象：中學喜歡寫詩，屢有佳作的同學，升上大學後，未必可以持續，尤以女同學為然。我的看法是：「少年情懷總是詩」，進入大學後，詩的情懷淡了，再寫，反而不及少作，所以興趣索然。此外，寫下去有甚麼前途呢？面對「學以致用」，詩亦經不起一再的拷問。

不過，一批人失望了，又總有另一批人熱戀。寫詩就好像年輕人臉上的青春豆一樣，無可避免地開開落落。

總括來說，我對中學生詩群的崛起，是持樂觀的態度。就我個人的經驗來看，香港中學生參與新詩創作，可分三個階段：第一個是六、七十年代。第二個是九十年代，第三個階段是二千年。（夾在中間的八十年代，因為社會富庶、影象普及，年輕人別有玩意，再加上報章雜誌創作園地的收縮，所以表面上予人中學生不再喜歡寫詩的假象。）

六、七十年代，在文社思潮的鼓勵下，中學生寫詩的風氣大盛，作品不但見諸於報章雜誌，如《中國學生周報》、《盤古》等，更多的是見諸於數十份他們自辦的刊物上。詩人沒有一百也有七、八十，隨口唸出的名字就有：李家昇（聖保祿中學）、李國威（九龍華仁書院）、淮遠（培正中學）、李金鳳（聖瑪利諾）、麥繼安（喇沙書院）、葉輝（地利亞書院）、鍾玲玲、康夫、胡燕青、飲江、周國毅、靈石、馬若等，至於筆者，當時亦就讀「利馬竇夜中學」……這一批中學生詩人，與以後的很有不同，他們大部分的文學根底好，視野闊，寫得比較長久，專注。不少更成為日後詩壇的中堅分子。

九十年代的中學生詩人，我想主要與星島學生報《陽光校園》的文藝版、市政局公共圖書館每年舉辦的創作坊，以及藝發局資助駐校作家及校園刊物出版計劃有關。這四方面之配合及互為影響，催生了最低限度幾十位的中學生詩人，如：黃茂林、劉芷韻、雨希、冰瑩、黃勁儀、石靈、麥榮浩、屈子健、尋名、林晚楓、謝雪浩、謝莉、小襪仔、王曉慧、袁兆昌……。

前兩次中學生參與新詩創作的高潮已經過去了，現在又面臨二千年新的浪潮。這一次中學生詩群的崛起，我相信比前兩次更加壯觀，理由有三：

一是香港新詩的基礎已經奠定了。最低度在形式、內容、語言方面，毋須再浪費時間討論。

二是新詩創作已經正式進入建制，中學課程不但承認，而且納入中六文學科的成績考核中。

三、九十年代的中學生詩群，不少已經長成樹，他們最低限度有幾十位，正從事中學教育的工作。由他們接過這推廣新詩的工作，可以說是事半功倍、因利成便。在這樣的土壤下，香港中學生詩群的茁壯成長，應該不是一種奢望吧。

後記：中學生詩群的崛起，其實是一個值得再深入研究的議題，比如說六、七十年代的文社潮，就可以通過分析，列出一些較為準確、有說服力的數字。拿它與二千年的情況相比，也是十分有趣的，因為前者自發，後者被動。至於內容分析，我亦僅涉一點，不及其餘。所謂情詩，也講得很粗疏，有待補充。但時間所限，以後有機會再作探討。